

安

雅

堂

稿

安雅堂稿卷之十一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策

議虜事

國家九邊萬里聯絡控制乘文皇犁庭之威幕南
蕭條然猶淇國覆師魯台屢叛其時已棄大寧其後
失東勝失河套比之漢唐形勢劣矣要其大較薊鎮
以東則三衛哈喇及東夷環列其外西三邊則右賢
王別部與諸羌交錯其間直大虜者大約在宣大三

鎮也正統以後則無歲不中虜然或西急則東緩遠
攻則近守未有數道並舉以困中國者也又或彼戰
則此款此強則彼弱未有合諸部爲一家以虎視虜
庭者也自嘉靖拒款板升逼塞宣雲薊門幾無寧日
及 莊皇帝時那吉來降俺答封貢黃椿卜三酋繼
之宣雲無狗吠之警者數十年而西方則吉能亦受
約束但時時託搶番出入諸羗中或蹶入塞耳無大
得失惟小王子者走東方號曰土蠻壁三衛外頗築
驚侵我屬夷掠我遼薊當是之時薊門以乘障稱而

遼東以戰功顯又以其餘力誅兀堂馘王台東虜稍
稍折矣受我羈索且數十年至遼左中奴而諸部持
兩端思動關門撫成遂復縻係繇此觀之顯皇帝
之時宜雲嘗罷兵兵固宜弱遼東嘗用兵兵固宜強
何以一朝難發於蕭牆之內而莫之禦耶夫奴酋建
州小夷耳李氏徃其雛伏而假之羽翼去如脫兔
同養虎并海失之境侵旣脫之區擅明珠之窟割貂
麕之皮日以富疆而中外相蒙置之度外以至侵北
關掠撫順然後議大出兵而中書一檄三將喪師河

東河西日就淪棄其後 朝廷嘗竭天下之力以守
關而賊亦再攻寧錦一焚覺華已巳之役深入幾輔
然俱不能有卽有之而不能守者何也中國之鋒穎
聚於關寧非可以速得志自太寧諸虜東徙福餘之
後而插漢全有其地小反青抽扣兒拱兔之屬碁布
於錦義寧前之外自寧前以西至宣府直我薊鎮者
爲朶顏故地則有哈喇慎三十六家種類甚繁也自
虎酋受撫榆關已不能全爲奴用奴欲繇老巢走塞
外經金白插漢哈喇之地以攻薊鎮路且迂遠數千

里而薊多山險亭障多未必得入卽得入而破城邑
恣盜掠如已已極矣然終不能越關寧以據其地包
而東歸乎則輜重婦女纍纍而行於諸部之間恐不
能專享其利也是故虎賁猶強三十六家尚在卜素
諸酋雖收雲中上谷之外臣以爲奴雖強不足爲我
患也夫諸虜雖爲奴嚮導亦爲我耳目卽不爲我耳
目而未嘗不欲與奴分其利部落不一事變易生此
自古禦戎之長策豈不然哉自虎賁淫涵不有其衆
災荒歲臻牲畜耗折奴兵逼之日以西徙寇我宜雲

之日朝議亦欲使其受撫而迄不能定者彼國有外
難倉皇爲擄掠之謀而不能從容以受撫賞之逸也
夫兵未有不戰而強者順義先受撫則最先弱土蠻
後就款則次弱獨奴酋嘗任戰故獨強耳今也卜素
已逝西海上插漢之部奔散潰失耶陽和幕府而求
入者才百爲群我若能以餘力封植之使居東勝故
墟以爲我外藩上也卽不然收置塞下簡其精銳以
爲我用次也而邊臣懼罪恐生他虞概置不納不特
非中國恤亡存弱之義而使折而歸奴奴益强大此

甚非中國之利也今者奴騎且至朔方浸淫河西之間矣東起鴨綠西至甘涼無非奴者則其勢且包絡我中國也故嘗蹂躪雁代惘疑銀夏使我東西不相顧然猶幸其非大舉也今我所恃者關寧之兵耳昔趙全說俺答舍薊門而攻晉今宣雲之弱與偏關三鎮同耳奴之精兵五六萬而又益以遼人役屬諸部何啻數十萬前已聞分其騎爲八孤山領之皆其親兄弟子侄也李佟孔賊皆有所領假令奴率三衛及插部之在東者集三四萬騎於松山沙河之界以牽

制關寧之兵脅吉卜諸虜叩延鎮以緩我西三鎮之師揚數帆出旅順舉烽于羊塌黃城間使我登津之卒拒海而守然後親率銳兵直入宣雲我東西之援旣絕而三關震矣蓋國家都北平以宣雲爲後戶昔金之取遼旣有大寧於燕一垣隔耳而必西循土谷取雲中然後乃入元之取金也亦然蓋藩籬未撤而先攻腹心則外援一至我居死地兵法所忌也前者巴巴之役奴犯此忌而不使之隻輪不返者則我之大失策耳若彼有知兵者取道宣雲所謂拊其吭

而扼其背也則何以支哉然則何以策之曰外察虜
情內脩邊政而已何謂察虜情夫諸部奔逃竄散之
餘我不能收而役屬於奴非心服也彼之受封貢也
久豈無詳其部落知其向背者稍稍通而間之誘而
致之激其勇悍者使不盡爲奴用卽不敢顯與奴抗
而或以情輸我使得以豫備勝我之謀多矣且令其
漸相疑貳則變必自生而我有以制其後何謂脩邊
政夫自錦州折而東以至薊千里之邊耳而 朝廷
費八九百萬以守之僅支控禦今宣雲之餉亦不下

百餘萬不爲少矣而亭障踈濶兵士靡弱不如遼左
遠甚虜以輕兵嘗我輒致深入蓋二鎮款虜旣久武
備弛懈田蕪商散日以貧耗而餉不足用也然則古
之用兵者豈必千萬而後可以立一鎮耶且國家以
遼左一隅支奴而費且千萬今九邊皆直奴安能每
鎮歲給千萬耶卽虜終歲不祠蹕林我坐而待困耳
原其所以皆恃金錢之內給而不知粟米之外生也
夫代郡雲中古稱勁兵處而三晉固饒國也誠得雄
才精計之臣而以三鎮畀之使其築垣障謹斥堠徠

商賈以通河東之鹽招農民以屯忻代之土簡百金之士脩車營之法使兵可以戰食可以足有事則不專恃關寧之應援無事則不專恃京師之轉運屹然如全趙之時自爲一國以護天子之北門庶乎其可也夫中國之所以制夷狄者以其衆少也故戰以首虜爲功以其俗貧也故絕款事以固之今漢兵弱衛霍之勲不可復見而虜利漢財物不專恃掠也昔之東江今之關門嘗關出布帛藥米以市之又聞頗勒他部及我叛人爲墾田積粟之計果爾奴何時當敗

耶雖然天道無嘗惟德是與強弱無定惟人所爲當
嘉隆之時西北被虜駘藉諸邊天子爲肝食者無虛
歲一旦呼韓稽首關氏內附稱臣妾保塞者 四帝
五十載嗟乎豈盛衰之運耶亦 天之所以佑我
明也今 天子神聖邁於往古而奴侮天道逆惡將
稔臣安知不且割長白跨混同而郡縣之也

問秦楚勦寇用兵之次

丙子

今觀南北二幕府上賊狀秦賊方螳聚南山中有餒
色而豫賊之入楚者尙佯耶襄間議者以爲非北入

武關合秦賊則西窺蜀門愚以爲此二者皆非目前所憂也夫秦之大郡邑皆城守非可猝下而山縣鄉鄙皆無孑遺彼在內者方以苦饑欲躡出而一旦復合數萬之衆則必不支若云入蜀則賊之先在岐豐者便已先驅西上何待楚賊之合然則賊之意柰何曰楚賊必復歸豫不北窺河朔則南擾江淮秦賊必東渡蒲津以搖三晉然乃秋冬以後之憂而非數月之事也夫賊轉戰數年日尋馳逐大概與虜同耳且中多夷目之兵風習所漸遂以移性其所惜者馬而

所恃者弓矢也。今暑月蒸濕西南之際，易多陰雨，馬不可馳驟於山險，而弓矢膠解，非所利也。且我聞健賊每人挾三四馬，馬必載婦女，纍纍然行風塵中，良苦。至暑月則憊甚，不堪騎，每勒賊以休息，賊無所歸，則聚糧而擇山之荒阻者屯之，期以過夏而復逞。此賊之亡徵，而我用奇之時也。愚妄揣形勢，凡賊所屯聚在關中者，必仍歸終南五谷之間；在漢南者，必處房郿之境；其在中州者，必聚盧永山中，潛通洛南，爲出入之計。以三方緩急而論之，則當先取秦賊大賊。

之侵掠關外稱最劇者動云我之大軍駐雍梁閬者
不下數十萬特未出耳出則不可禦此虛言恫喝我
也使固有數十萬衆而經時不出坐食涇渭數百里
地則必早困何至今日始稱饑哉大約精騎不過數
千而其餘皆秦民之從之者也去年官軍之敗亦已
被誘深入非衆寡之數不敵也蓋去年不可擊而今
年可擊其事易明矣何以言之去年賊自淮泗轉而
之楚散而之豫賊掠於前而官軍送之於後步步西
歸資裝甚盛此歸休之飽賊非官軍餽之使西也雖

居山谷而其糧足支是不可輕犯今也秦賊之不出也久矣饑乃真形而非示弱於我也苟能重困之則賊必可盡昔赤眉在長安鄧禹乘勝入關諸將皆勸禹悉攻之禹曰赤眉財穀充實未可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久必有變其後赤眉卒以饑困爲漢所降夫飽賊難制而饑賊易平此不待智者而決矣誠能以此時徵三邊之銳師悉力一舉破其十之四而降其十之六然後身留填撫其民而使良將西南據武關形勝爲指郟之計更檄楚兵移軍襄

漢蜀之甲士悉屯南鄭中原之師盡備宛葉以防侵軼我聞鄭中之山廣大而蒼莽向者流民之所聚也入山之賊徑塗甚多而出掠極遠我乘此暑月四面追之多用反間時出疑兵使彼內自相圖而我乘其敝可遂無賊矣夫秦賊之經歲不出者豈無意於我哉欲伺我之隙而取三秦以爲巢穴也今我未有大隙而彼先饑困此天亾之時耳且凡天下之賊莫不指秦賊以爲名我苟能奪其所恃而覆其所歸則我氣百倍彼勢日衰矣至於商洛之盜西蹂洛南以通

秦南繇武關以通楚我前後截之彼豈能坐守而其
他山谷所有大率多土人自大河以南處處屯結是
在良有司解散掃除之耳不煩大兵也萬一及今不
爲之所而轉盼秋冬兮燥馬疾我恐楚賊必復走豫
而秦賊必思渡河又將散漫而不可制又不然而終
南鄖山止隔一塞耳假令秦賊坐而待饑鼓其餘糧
悉衆南下合并鄖寇乘漢水之暴長順流入江則荆
鄂震矣故爲全勢計當惡取秦賊若力有未及而欲
出於萬全則宜以重兵鎮荆江爲東南障蔽可也

問流寇東西飄忽何以預備賊黨甚固何以解

散百子

天下約有賊十餘萬然自長江以北大河以南岷峨
以東梁宋以西地方數千里無一城得安枕臥者男
子荷戈而登陴婦人廢耕織守如是可謂嚴矣及一
旦賊至則委而去之大者破城邑小者掠郊郭輒云
無備此民力先擾於無事之時而偵探不明於賊至
之日也今夫賊在數百里之外而吏民相驚以賊者
非賊之形也或賊之間諜布流言焉或土賊窺日以

行掠焉或廢弁姦民相與煽惑焉或戍卒援兵以此示重焉或行旅道途轉相訛告焉於是自大吏以至於小民莫不云賊至矣多則稱數十萬而少不下數千遂紛紛然料民城中責財富室軀幹洪壯者便疑雍隴之客例宜連坐桁益少充者卽稱素封之家隨指官帑以至蘭索及房闔科派及鷄豚官吏因緣資爲漁蠹守具器甲同於畫龍民壯鄉兵等之木偶是以賊未至而民之怨其上也甚矣一旦賊至則我力先竭而民怨復起一城之中人百其政囂詬萬端不

可復止此守禦之難固也至於瘡廢之吏託言老成
自稱鎮靜不設守備以至淪胥者往往而有嗟乎所
謂不擾民以先自困者我能知賊之情而緩急勞逸
得其序也非漫然聽之而已是故守禦之本莫急於
偵探今之禦賊者非無偵探也不過衙前之雇役幕
下之兵丁彼其人日食於官者數錢耳而欲其側身
賊壘以求真耗豈可得耶策馬不出數里遇流民潰
卒或鳥驚塵起則唱呼而還駭散村聚因探其室中
者有之將吏據其妄傳則上告幕府敦趨援兵飛檄

芻州共爲犄角及兵疲於伍士困於城而按其所傳
率多影響至於寇兵猝至則又疾於風雨士不及飲
馬不及秣而已蟻附而上矣是以古之善用兵者令
莫嚴於斥堠賞莫重於覘探故軍中必有輕足善走
之人而施之以格外之賞則可安坐而俟敵也或曰
今軍資絀縮焉有餘財可以養士我以為不然假令
覘探不實而虛聲一聞我勢不能不治兵微餉其資
何啻千萬苟以百分之一養士便能真知敵情隨緩
急而應之則我之用寡而以逸待勞之勢成矣至於

慮賊交之固者此又不然我實固之將誰懟乎盡誅
之令一行而支黨與酋首深相結矣將士殺良爲功
而我民之從賊如歸矣然而賊之交卒非難破也我
觀其所爲真盜之下愚者耳卽其紛紛建號立名勢
均力敵豈復有統御之方約束之令乎有自賊中來
者言其分擄掠爭婦女攘臂而起橫刀而出不馴服
也且閩關中之賊首所謂老回回者楚豫之賊首所
謂闖王者意不相得卽其他可知矣特患我無策以
間之耳夫若臣之相契豪傑之殺分一人間之而隙

成俄傾况於盜賊群居易爲反覆乎蓋賊之中亦有
智而勇者亦有愚而弱者亦有決計不反顧者亦有
觀望思自長者我能盡得其主名而各知其材能意
向於是或誘而降之或離而鬪之或重賞以構之或
寵異以耀之使其左右顧盼有自危之心而進退徬
徨求自全之策我欲破滅解散之不難矣大凡破賊
之道莫善於得賊將而用之其功十倍昔虞詡之在
朝歌也募三科之壯士賊以盡平李光弼河陽之役
寵異賊將李日越而招高廷暉王式之在浙也用賊

將洪師簡許會能爲先鋒卒以有功而李愬之入蔡也功成於李祐岳飛之平楊么也得賊將楊欽全琮等遂降其大半夫戰之形知彼者勝我得一人而敵之情了然矣因緣以爲用循環無端豈非甚便哉然而今之人未之用者恐一旦之被誑而朝廷以爲戮也夫用間如設機然施於山谷以求猛獸而身不履之者也故雖不得獸而於我無患今人以設機爲危遂欲徒手而搏虎豹其危豈不更甚哉孫子曰兵有五間君必知之此言能用間之將則君當寬其法度

以聽其所爲而至於所以爲聞之故不必問也夫兵
圖詭道無萬全者也假令必出於力戰豈以三軍之
士而同匹夫之鬪耶愚以爲欲守者莫急於偵探責
之郡縣可也善戰者莫要於用聞責之督撫可也二
策者立則賊外無所投其足內無所寄其心雖欲不
敗不可得也

問流寇所恃者馬騎我騎兵少而步兵多何以

禦之 丙子

我聞將吏之言曰寇非智勇過人也壯賊人狹兩騎

去來如飄風人不及覺其格鬪也去官軍三四十步則駐馬不動弓弩齊發俟我小却遂馳騎蹂躪之或從旁起伏橫截我陣我兵之所以數北也此雖敗軍懦將之言然不可謂勝負之數不係乎此昔繭朱榮以精騎七千破葛榮百萬之衆楊素之破突厥也悉除車步相參之法專以騎取勝而狄青且用騎兵於南方以破儂智高之標牌乃知步之不敵騎也久矣且兵之相遇也非迎戰則擊其惰歸而已今也以步遇騎迎戰則畏其衝突尾擊則人雖竭力而趨不及

馬三分之一若中間猝然相遇又以方馳之馬而當已疲之衆豈有幸乎昔者虞詡之說任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屯兵三十萬而曠日無功後卒用騎兵以破虜夫後世與虜追奔角勝者大率用騎而所以制虜馬者不專在騎也今賊之長技有類於虜而我又不能以制虜馬者制之何則騎兵利野戰而不利仰攻邊塞之地有亭障垣牆之可守而中原散漫非設險之區也禦虜主於不敗不主

窮追故或爲車營以禦騎若夫逐賊意在殲滅步且爲遲何論車耶邊外有燒荒之策以絕虜馬之芻秣而郡國皆我土地無可燔也故曰賊之長技與虜同而我所以制之則異矣然則必全用騎兵而後可以取勝乎非也夫賊之馬多而且良者非能易之羗胡巧爲孳息也自我馬政壞而馬日少已不足供九邊之用而畜之民間者瘠駑不堪然而西北薦紳富民之家及將帥軍中所乘未嘗無良馬也觀賊之破城邑村墟也執其人民必先索馬次則牛騾而後及於

玉帛子女則其意可知已以至敗軍殺將所獲之乘
皆櫛鎧甲及夫陝西官監所擄何啻萬計如是何得
不多且良耶且其所經恃掠而食然猶人有副騎以
挾資糧今我弗論不能驟得此數萬良馬卽一旦有
之而欲與之相馳逐豈能望郡縣之吏供犒以時旣
齎糗脯又負芻粟是必得二十萬馬以資此十萬之
兵也豈可得哉夫步之不能勝騎者止與之馳逐耳
而馳逐實非勦寇之良法至於搏戰設奇各有優劣
未可一例也昔李陵以步卒五千橫挑強胡而晉王

之解幽州圍也亦以步卒岳飛之平李成命王貴以
長鎗步卒擊其騎兵諷昌之戰以藤扎刀破金人海
上之騎夫古之以步勝騎者何可勝數卽今塞上禦
虜之具如龍刀圓牌之屬往往得其用皆步之明効
也以愚計之步兵善於扼要騎兵善於趨利今天下
討賊者二督臣六七撫臣撫有地方之責其兵宜步
七而騎三督臣以滅賊爲期其兵宜步三而騎七守
要害立營陣以逸待勞步之事也制奇伏利奮擊後
發先至騎之事也今者之患在於不能互用其長而

兩細其善步欲恃騎爲先驅而騎或舍之而去騎欲
挽步爲翼衛而步則怨而不前以至日爭意氣人競
衣糧及乎賊至則騎惟利於速走而步惟求於緩死
何嘗得一士之用哉此皆不設方畧而衆謀無統之
患也我聞騎利平地步利險阻我方多步而少騎而
賊已舍平原之地崎嶇秦楚山谷之間乃天之以賊
賜我也我誠能精審間諜慎用嚮導弗墮賊伏或焚
其營壘或塞其徑道而後以精卒搜之彼必舍騎而
戰此所謂穴中之鬪將勇者勝耳於是度其所出之

路預伏騎兵以俟之待其脫險縱騎衝突可盡敵矣
至於古名將之禦馬者或像猛獸以威之或藥水艸
以毒之或放牝馬以誘之或糞菽米以餌之此在將
之設竒無方可以損敵之騎者何今人之弗思也嗟
乎苟不能運竒策行詭道而徒曰步不可以敵騎假
令卽有精騎十萬而賊行數百里我亦與之行數百
里天下大矣豈有窮乎此如以飛逐飛又安見我之
爲鷹準而賊之爲燕雀哉

問用兵之地軍資供億不能猝辦何法而可

丙子

今夫治生者豈必有猗卓之貲封君之奉然後可以
自給哉庶民之家視其室中一無所有也而豈能無
意外之需苟爲節衣食窮心計左支右吾則亦未嘗
盡廢若夫今之官吏漫然於無事之日而一旦有事
欲望援於正供則勢不可得欲借之於薦紳富民則
怨謗交至於是猥云無財難以爲備如是則必據海
陵之粟鑄莊山之金然後可守耶夫有餘不足之數
不在於多寡之形而在於巧拙之際苟有餘財而不
知其所用則亦終歸於無有昔者李密據洛口倉米

可謂衆矣賈閩甫勸其收惜密不聽而縱饑民食之米盡而密困繇此觀之富固不足恃也今之郡縣誠貧瘠然苟能知預而脩備則亦足以自立夫一物也預時而脩之與臨事而求之其勞逸難易有什百者蓋預時則藏用於不知運機於因勢而至於臨事則上令一出公私倉皇拂於人情矣且閒暇之時人有餘力營建則可堅制器則可精而一當迎疾無暇詳審矣又徵貴之道商旅流通以有易無利嘗在我一至軍興則金玉玩好無以收其用矣夫善備者無備

之之名因緣展轉而物無不具自非智者不能也昔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以荻蒿苫楚牆之發之則勁矢也宮中之室以銅爲柱而銅用之不竭晉陽賴此以守其後若徐道覆伐南康山之木賤賣於始興民家而梁武之謀發雍州也亦先沉竹木於檀溪以爲異日之用故舉事之時不勞而辦夫古之人欲成天下事者其謀豈在一日之間乎董安于陶侃且留爲後人之用也若夫今天下兵起郡縣有二難其一在脩守備其一在供大軍也脩守備者貴於早計

趙犖之在陳州也知黃巢將至凡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徙入城其後賊卒不能破今人非不防賊之至而時有徼倖之心不能斷然而先爲之所故往往事至而無措然而今郡縣之所憂尚不在此所憂者大軍猝過督責百端或供糗糧或索牛酒應之稍緩則別生事端責之民間則已不堪命此兩難之事也然我以爲苟平日稍有守禦之資則可變易以濟其急而取之民間有先定之法遂可以不擾夫軍府之需患於蕩然耳苟稍有所積則如劉巴之鼓鑄

張詠之以鹽易米皆可以取濟一時矣隋煬興遼東之役糧資器械責成郡縣百姓騷然而魏德深爲貴鄉長能相通有無不竭民力所求皆給彼不過取之民間而不至於困者其平時必有所餘之物積之而不以示人也雖然治一郡一縣與一國同也國家之歲入僅足以供正費而無所蓄積則無以禦不虞之變今自軍興以來出浮於入朝廷以爲不終歲之計而搜括郡邑不遺餘力至使郡縣之吏不能於格外費一錢養一士故犬吠之警萑苻之盜勢不能撲

減以至養成大患而朝廷費百倍之財以治之亦弗
思甚矣莫若擇數十疆力材吏畀以劇地而寬其文
法使之格外稍有區處自爲運用正供之外嘗有數
十萬官錢以備意外之用則在在皆人主之外庫也
何事而不立何謀而不成昔者种世衡之在青澗也
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資
之本速其流轉歲時有十倍之息乃建白城中芻糧
錢幣軍需城守之具一請自給不須外計然以宋法
之寬而世衡之功猶爲屬吏所訟幾大得罪而况方

今拘牽文俗之時安能行此度外事乎嗟乎所惡乎
吏之有餘財者惡其取之民耳惡其自匿之耳今中
原郡縣豈無數千頃無主荒蕪之田乎守令誠能招
集流移開播以爲官田而收其資爲守禦之用上不
損國下不傷民何不可也且夫棗祗之屯許下鄧艾
之屯淮西彼皆欲爲人主用兵之私財也夫我欲用
兵而使天下之民皆困於征輓孰若割方數百里之
地專取其資而不以累天下乎用兵於一郡一邑之
間亦猶是也故能守禦皆備而民不知兵也

問兵驕而譁屢見告矣弭禦之術何施而可

丙子

天下有夷狄盜賊之亂又有悍師驕兵之亂夷狄盜賊所以爲亂也而將與兵所以禦亂也以禦亂之其更爲亂源於是人主之威無所加而禍不可測夫兵之易亂者莫過於唐而我國家百年以來如嘉靖之發於雲中萬曆之發於朔方時見告矣而近者九塞之間嘗有脫巾之警今寧夏又復不靖然其事大約易定而征行之卒猝然有變便爲厲階或遂颺去如遼卒之於文登川卒之於樊漢非東走胡則西歸

盜其故何也唐之法度紀綱乾元而後已凌夷矣廢
立聽於軍中故偏裨之狡桀者時有凌上而奪其位
之心此必謀定而發勢成而動故其亂也膠結而難
解至我國家法嚴政肅未嘗行姑息之令雖強藩悍
將不敢有所要挾故軍中之亂大約多起於將吏之
過苛資糧之乏絕往往發於士卒一時之憤而非出
於偏裨素蓄之謀故苟能處之有方則亦易爲解散
若夫征調之衆道途之闊一旦變起而不可復止其
事誠異於諸鎮也各鎮之變未必舉軍爲亂各有本

將各有信地已互相牽制矣且一時邂逅鳥集而呼
稍緩以俟之則皆有自全之心首惡易得而在途之
兵每齊意而發旣倡逆謀縱志所如不可得而問也
各鎮安居之士皆顧其家室卽有缺糧減餉之事而
尚可支吾時日至於行旅之間旣無所內顧而一日
不相濟勢必至於擄掠而稱亂矣旣知作亂之樂則
孰肯復反正乎各鎮之亂惟起於前所稱苛暴缺乏
二事而已若夫師行則或繇於役使之勞苦或憤於
兩軍之相爭或激於郡縣之禮貌事機所伏其端無

窮也。至於邊鎮雖爲隣虜，然華夷性殊，卽我變作而欲躡出，猶爲不易。若彼無紀之兵，平時已肆擄掠，一日有變，欲轉而爲盜，一易軍號耳。豈復有遲疑哉？是故禦兵難而禦征行之兵尤難，靜與動之異也。禦援邊之兵難而禦勦賊之兵尤難，投虜難而爲盜易也。嗚呼！今之黑山白馬流毒海內者，大半皆昔之官軍耳。而聯袂以去，長此安窮柰何而不爲之計哉！然則如何而可？我以此皆將之不嚴與無智也，而尤患於有司無應變之才。夫有制之師，訓練之士，上下之

志一而賞罰之令嚴則必不可亂然後可以用之而成功若夫可亂之兵卽幸而不亂豈可以戰乎天下未有精兵銳卒而爲亂者也故非兵亂之足憂而憂天下無不可亂之兵也若夫變形有驗而能弭之於前是在將之巧拙耳昔者張遼中陣而立以獲叛軍段秀實延瀟馮瓚促瀟皆以定亂劉昌裔賞繼以誅賊黨此必機能先覺而膽智警捷所致也今之爲將者旣無腹心之士以預察軍中順逆之情而猝然聞變倉皇百端或緩之以待其成或急之以授其勢或

反縱首禍或蔓延詿誤此亂未發而激成之也若夫
師行糧從飽則靜而饑則譁兵之形也今雖立督餉
之官隨大軍之後而事機倏忽東西靡定輜重既不
能與輕兵齊驅則勢不得不仰給於所經之州縣若
一時不辦則人困馬乏怨怒必起又或文俗吏驕矜
自大致生事端豈獨武夫之罪乎故賢能之吏必能
先結諸將之心而使爲我用平日與之往還約結而
使其用兵之時欲涉我境必先令疾足之人預以師
期相告便可從容而應之何至失措於頃刻哉至於

不幸而變已成矣而將能明勇則亦可以遂定夫亟寬脅從以渙其心而嚴設賞格以搆其首或單車往諭而示以大度或輕兵速掩而出其不意皆古人已行之明驗也若畏之益深而應之益緩使其謀成而計決則不可制矣然則亂兵之已從賊者柰何曰此可得而招也亦可得而間也彼其中豈無數百人不不得已而陷賊者乎未必無返正之心也而我當其始叛則必窮誅其親戚以絕其望而及其來歸又或借其首以報功矣宜其往而不返也夫賊惟得我兵而

益知我之虛實使其入復歸爲我用豈非賊之所甚
畏哉苟能厚撫其室家而多方以招之必有翻然之
計矣若其招之不來而効命於賊者我廉得其主名
則宜於應對戰陣之間示其貳於我之形使其新故
相疑如是不惡而歸我則賊首且坑之不足汗我之
蕭斧也

問陝西三邊舊迫虜患近者西鳳延漢盜賊連

結河隴孤懸在外何恃而安

丙子

關中古稱天府之國自漢關五郡唐築三城當其盛

時玉門以西烟火萬里西北之間境宇日廣矣本朝
不勤遠畧旣已置燉煌受降於度外而其後哈密旣
棄河套繼失形勢絀焉然而山川險固風俗勇決猶
勝於諸州者也屬羗方革面虜無驚心數紀以來稍
稱安堵獨嘗徵諸土人問之仕子以爲延邊之地皆
平沙廣漠無可耕之田軍資所需必仰給於內地信
是說也則三鎮無可自立之理矣近者賊起延鳳而
蔓延於長安漢中之間卽古所稱神臯與區肥饒之
土皆盜藪矣彼數州之民棄其耰鋤以與賊爭一旦

之命豈復能饋糧北河資守邊之士哉是以三鎮菜色斗米數百或脫巾而呼賊其主帥又以插部西遷襖兒餘孽往來伺窺延寧之郊堠火不輟故今日全秦之勢可謂內外交困也夫秦地名爲四塞然止東南有河山之固耳西北數千里接壤羌胡故秦漢之君盡力外拓以據河隴之險而自漢以後多置重兵宿將於西陲爲天子東面之勢宋之關內幅員隘矣天子又不都於秦然而陝西五路之兵猶爲天下最踞此觀之山西將帥六郡良家真用武之地也故愚

以爲欲平秦中之流寇則必用三鎮之兵蓋邊鄙之
民崇尚氣力家有戈矛人擅弓馬一也降胡屬羗布
列塞上招而用之便成勁旅二也以秦兵攻秦賊風
俗習尚相同山川險易相習三也邊兵強盛介然星
羅斷其鈎虜入虜之謀四也中原之師自東而入三
鎮之卒自西而來成夾攻之勢賊必狼顧五也請以
唐事証之當安史作逆掃河北陷兩都勢已無唐矣
然不能遽有全秦之地而肅宗以朔方孤軍復清官
闕及乎代德而後內地多故無暇外圖以致河湟淪

陷不獨狄虜嘗逼郊畿而關中之地日以褊狹終唐
之世不能挾形勢以臨東諸侯者職此之故也至於
趙宋半陷西夏而金人內犯种姚入援有數萬之師
及汴京再圍而淵聖猶謀親幸陝西起五路之兵以
爲恢復之計卽當時之所恃者可知矣嗟乎今之流
寇非漁陽盧龍之卒也三鎮雖削弱未若宋世之劣
也塞外夷虜非有元昊祚諒之雄也故苟能揀練銳
師掃清關輔則有靈武戰克之勲若復因循弗克自
振而生計日瘠內乏轉輸羗胡乘之則有安西淪胥

之患卽何論弱塞之事哉夫能以外而平內者今日之三鎮也或反因內而累外者亦今日之三鎮也今天子以西方之事付之督臣而使之仍兼三邊之職意亦在此然而不得其用者三鎮卑弱無強兵驍騎以繼其後也募若妙選天下英傑若趙辛張段之流熟西事者分治三鎮外以撫戢羌胡內以招集士馬屹然可以自立而苟有餘力則迭出精甲以助督臣之東討如是則三秦其庶幾乎或曰三鎮之貧甚矣備備以自全爲幸卽近者寧夏之變亦以芻粟不繼

大將喋血延之與甘抑又甚矣其何以圖遠畧愚以爲不然今夫治家者苟知其貧之將至而奮然問耕織徵貴賤庶可以自振若以爲必無救於貧而漫然聽之幾幸於旦夕此必窮之術也蓋涼州古稱肥沃而夏之統萬稱雄西戎綏州米脂之間宋世經畧勁兵處也昔魏太武欲伐涼奚斤李順輩皆云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惟賴天梯山積雪以通灌溉必不可往獨崔浩以爲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且漢人終不於無水草地立城郭建都縣也魏卒滅涼夫自張氏

以後或分或合立國者多矣若必欲資內地而後得食則分裂之時孰從而餉之哉雖曰古今異宜其地未之或改也嗟乎苟得其人天下事豈終不可爲耶

問盜滿中原而南北不梗者東省淮南尚安也

無恃其不來何以禦之

丙子

國家都北平於天下爲東北而仰給東南之轉輸故齊魯淮南皆爲要地前者賊自晉中渡太行而東已擾衛滑之間矣若復東窺臨德則北道阻塞幸其時賊勢尚弱而志在西方故復從孟津渡河而南以掠

豫楚近者賊自歸陳光固而侵淮西甚者飲馬江滸
若循江而東至淮楊止數宿耳如是則南道復阻此
二地者有變天下事大不可測矣夫賊之遲疑未進
者豈愛我而不攻乎抑我之將士能遏其衝耶彼固
有所未便也蓋賊居不能舍山而行不肯棄馬故其
在河北也倚太行爲穴而愈東至聊城清澗則皆平
原坦道無山之可恃矣其在江淮每念不忌廣陵而
不卽至者實以淮揚多陂池塘灤非戎馬之地也然
則賊終不東首而馳乎非然也賊首尾七八年以爲

無謀不可謂無謀以爲無志不可謂無志彼蓋鑒於
武宗時劉齊之敗故計之深而發之遲也昔者劉
六等起事於正德五年盛於六年而盡滅於七年之
八月止一年耳然已掠兩畿齊楚中州之境郡縣陷
者不可勝計何其暴也及其將敗南北崩潰應時掃
滅又何速也蓋彼不知據山險以爲巢穴而馳逐於
平野且賊本起河北而散敗之餘乃入舟楫以徼倖
南下此其所以盡滅歟若乃今之賊不然游兵出掠
不遠千里捆載倏忽卽還山中不久在平地也見利

不悉動重於舍騎也是以東省淮南得目前且夕之安而不知彼將伺我之隙耳夫彼之不遂長驅而東者尚有所疑也今往來益熟嚮導益多彼知我虛實矣今雖暫伏秦鄭而我不能亟圖之則秋冬之間必復入豫而以輕兵繇定陶絕河而寇任城鄆州之境又不然而自歸毫轉豐沛於彭城渡河以窺鄒滕則東省震而運道危矣夫山東之與中州非有山險阻塞也所可劃地爲界者止大河耳而曹濮以北卽與河北諸州共其險從此蜿蜒而南數百里間豈能在

在列戍守乎且黃河無大險也賊自起關中渡臨晉
渡蒲坂渡孟津如小水焉惡在其不可濟此耶賊卽
未濟而我數萬漕艘啣尾於汶流一線之間或彼遣
謀燔燬或奸民漕卒聞警竊發故賊若臨河不必渡
一卒而山東之難作矣至於賊之窺伺淮南我以爲
必不從桃宿以向淮陰而必從滁和以先謀廣陵何
也夫淮陰貧而廣陵饒彼聞之熟矣且其寇淮陰也
有河淮之阻雖云決堰可以灌城而賊志不在城又
水非所利也若欲從此而南下則三湖蕩漾宋人所

恃以拒金虜者廣陵非可符至耳夫滁和其所素蹂也自此緣江而東以至瓜儀三二百里非有大川間之彼卽用騎豈有畱行哉如是則南北之路亦梗夫有河山而不能守者聞寇而集衆治具不能先事以圖也有城邑而不能固者賊已過險而爲嬰城之計不能扼之於境外也今爲東省計撫臣非可高臥歷下也宜悉三齊之甲審其要害與河北諸州犄角以守河不待寇至蒼皇始一移鎮則可矣爲淮南計不必專治城守計先疲民力而當聯絡西境諸邑互相

羅布以控清流一帶之險夫維揚爲重地者非獨財賦饒沃藩蔽江南也政以南北之津耳若使賊至境上卽孤城無恙能保無哽塞之患乎故曰東省淮南安枕運道無虞則亦社稷之福也雖然我不憂夫賊之必來而憂夫賊之俟隙夫我之隙亦大矣黃河歲濬歲塞漕艘停楫而嘆大江以北役夫數萬逃者相望於道至以軍興法誅之卒徒當行者家人涕泣而送想竟而祭此安可燕然而不慮乎且我聞漕卒之運江南者多有通意富民私受折色彼其心惟願賊

之一動則懷之而去耳况楚豫之間父食其子不暇
相易而東方小蠻扶携而至者何可勝計萬一奸宄
乘之內變必起又豈獨門庭之患哉若夫通泰鹽丁
桀鷲已久曹濮左道煽惑日深文登遼卒復奉調而
至此三者彼方之民蒿目久矣墜乎苟不能內戢亂
形外禦劇盜安可徒擁節鉞坐視塗炭哉

問制奴之策

丙子

今天下所憂者在流寇然國家太平久矣一旦使兵
連不息民窮不堪者奴酋也今也方竭力治盜憂其

乘間而發猝不及備者亦奴首也內亂因外憂而起
外憂因內亂而深而廟堂之上徒以虛文誠諭諉之
二三邊臣不思長久之計不敗之策愚不知其所終
也夫疆場之上臨陣之間因敵出奇以制勝者將帥
之事也內量國力之盈虛外審敵人之緩急使我嘗
居其不匱以俟敵之隙者君相之事也今夫奴之大
勢果何如哉愚請以元昊之事論之方元昊之叛也
有雄據關中之勢而其後卒臣宋者惟其戰鬪數載
宋雖爲疲而彼力亦竭矣夫小之敵大雖互有勝負

而小者先敵其勢然也當奴之起說者以爲似元昊
而以今觀之則又不然奴之席卷全遼已十餘年矣
使其日出兵以與我角勝於關寧之間則我雖多所
失亾而彼必先困今不輕與我戰而內治其國墾植
遼土外并諸夷廣收部落此大可憂也昔者金得中
原而不能有也創爲屯田軍徙女真奚契丹之人與
百姓雜處播種皆築壘於村落間中原自此遂不可
復則奴之耕遼是也昔者元之取金先於塞外并國
四十復取西夏而後有事於中原則奴之并插是也

夫敵方出此上策以圖我而我漫然不爲之計長久豈不殆哉夫用兵之要有實有虛實者所以守也虛者所以攻也以愚計之實之策有二虛之策亦有二何謂實夫我之與虜相持不患於無險之可憑不患於無兵之可守患於竭天下之力而饋糧不繼也計惟有廣耕屯招商賈而已用兵以來薊遼二鎮歲糜餉八九百萬可謂盛矣而士恒苦饑者將吏之侵漁往來之浮費弗論而大要患於折色多而本色少故穀嘗貴夫遼本沃土也河西雖不如河東之饒而自

已巳以前左屯一帶頗興稼穡後以大帥覆沒事亦
隨廢今說者以關外與虜無一垣之隔我盡力播種
而秋熟之時禾黍被野虜或以騎蹂躪不則齎盜糧
耳如是則莫若屯關內爲便永平豐潤之區負海之
國而承深河之下流勢家中貴多所隱占而不能盡
地力如驍脫焉夫自寧前以西至於神京數百里
間寧遠則有遼東撫臣焉永平則有山海撫臣焉遵
化則有順天撫臣焉保定天津則又有撫臣焉而密
雲則有督臣焉治兵之官亦甚衆矣而轉輸之吏不

過一督餉及數餉司而已愚以爲宜令山永或天津
巡撫兼管田之職招聚軍民大興屯事於濱海之區
使粟可自給而內餉漸減不以一隅重困四海此恐
所謂宜廣耕屯也古人都雍部而用兵西方欲轉中
原之物以入關可謂難矣然猶通水陸之道招商販
之利以實塞下今 國家都燕萬里舟楫自燕轉而
東四五百里亦有水道又自天津通海運以餉關外
非有阻塞難致之憂也而百貨之至京師者價已再
倍轉之邊塞益且不測無乃商賈多因而利不流通

歟昔者劉晏治鹽筴兼籠百貨以徵其貴賤而國賴以濟今夫滄景海王之國而水道之通津也苟得心計之臣倣平準之法來東南之商以與榆關內外互相灌輸其利逸於官運數倍然而必以爲難行者縱令有桑孔之才而朝廷不能聽其所爲先限之法則難行夫求利無方惟因時勢而導之不可預定也求利太惡求利太多則又難行夫利非可以歲月而見久則自倍耳且上取其一而商之來者百則上坐而得十矣上取其二而商之來者十則上之所得止於

二矣多寡之數豈待智者而決哉此愚所謂宜招商
賈也二計者立則我用兵雖久可以不困矣何謂虛
夫所謂戰勝者豈必臨戰陣計首虜哉惟有伐其交
乘其隙而已奴雖強其自并遼以後不能復據我尺
土者地大而人少也自其初起卽已兼兩關結宰賽
以廣其部落而今已全據插漢之地并其人民矣夫
夷狄之俗弱必服強插宜折而歸奴耳何以前年麻
賊之追插也虎愁寧走歿漠北不肯東歸今其婁台
戶率其弱子救歿扶傷以自立於陽和之外不遂歸

奴也蓋插本貴種不能驟爲奴役屬又聞徙撥插部
與遼人雜耕三衛故地耕旣非插國俗而屢年亢旱
無所收穫降人多怨而奴亦苦人衆不給矣此一大
機也若不於此時急爲收恤多方招徠萬一天道無
嘗事變不測倘遇有年更爲處置則奴賊益強京西
益急此愚所謂宜伐其交也老酋之歿也以長子弱
不足任傳位四酋大酋雖云義讓其心豈能脫然乎
且其子姚塔伉暴權畧人也遵永之役四酋東歸姚
塔則叱咤以我季父老婢子耳我一旦得國不若是

若四酋受位時誓書許歿後傳之姪故大酋俛首而
臣之然四酋分其軍爲八色旗號自領絳黃旗而以
雜黃旗授其子蒿幹虜中法絳黃者所謂人君也雜
黃者猶曰太子也他台吉倘不浪之屬雖貴不得用
姚塔意不平嘗恨其祖廢嫡之事其隙深矣近若歸
正人所傳或云姚塔已并蒿幹或云四酋已殺大酋
或云二酋被殺而諸部新屬者多叛去此皆不可信
然要之虜中必有內變也此亦一大機會而國家不
能有所舉動者不特兵力不足亦患於未能詳得其

情耳古人用兵以偵候爲最惡而大者使在其中所以審敵入之情僞察其變而授其隙也夫以漢武之雄風鞭撻夷虜然其求能使絕域者與摧鋒克敵之將等故漢之使西方者每持節以往立功而歸今奴之強非可望甘傳之功而賴以知彼之形不可少矣六季之與北朝宋人之於遼所重輕往往係此今國家閉關而不與奴通者數年矣固以體統尊嚴不屑與逆酋交往然如今日者彼有可乘之隙而終不敢漫信回鄉之口出一奇運一策者亦職此之故也且

邊將之最寵貴者本與敵通共相貿易往往而有特
朝廷不知耳愚以爲不若稍弛其禁陰遣間諜而明
通使命得其國情以定進止夫使早留意於此則今
日亦良會矣愚所謂宜乘其隙也以愚計之假令我
內難未夷而奴并諸部則天下事不可測使天果佑
順而良臣得策我內無潢池之警外修耕戰之資又
以餘力收繫北虜則數年之間奴必有中變或分爲
二庭或散爲數部制之易矣或曰姚塔雄猾恐終有
遼土爲中國患是不然虜無百年之運苟內亂矣其

能再興乎昔俺答之時其子黃台吉屢寇宣雲議者以俺答不足懼使黃酋旦夕得虜柄則不可當然受款而後黃酋老悖無能爲也嗟乎爲國者在於自強而已柰何庸畏敵之心而無憂敵之志哉